

蒙山菜场

□山水翁

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,毫无疑问,菜场是风味的始点。

位于蒙山路和板桥西路交叉路口的蒙山菜场不算太大,却也横跨三岛龙洲苑、紫薇苑、棕榈湾、书香门第等数个小区。每天,这里都会汇集大量的新鲜食材。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其间,寻找各自当季的口味。

江南鱼米之乡长大的我,自然对河鲜情有独钟。来自安徽的李姓夫妻档河鲜铺位于菜场的最西面,是我每次必光顾的摊位。摊主在此经营已有十九年,他的摊位年租金已经从最初的两千到如今的六万。所卖河鲜来自浙江,都是纯野生,价格也公道。老李说,尽管都是野生,现在的河鲜已大不如从前,比如,过去的鲫鱼都是金黄金黄的,现在由于河道水草大量减少,鲫鱼已褪去黄金甲,味道自然逊色很多。这是来自最底层的人对环境变化的陈述。我通常买他的河虾或鲫鱼,分别做成爆炒河虾和豆瓣鲫鱼。果腹之间满口生香,筷子便停不下来了。人类有牢固的味觉记忆,这记忆在灵魂深处。

牛肉摊位的小D,一年前刚从他奶奶手中接过秤盘。摊位上牛腩、牛筋、牛腱、牛杂、牛板筋和里脊等品种,瞬间丰富了起来,除了二维码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,小伙子也很快从最初的被动腩腆到现在的主动吆喝,生意立马是有板有眼了。这年轻的第三代菜场主,已经成功华

丽传承接待,给菜场注入了新的活力,带来生机。

海鲜摊分为冷链摊和鲜活摊,冷链摊位的品种几乎常年不变,受各大海域每年禁渔期的影响,鲜活摊位的品种季节性强。一般情况下,下半年活海鲜虾肥蟹壮,品种也丰富多彩。这里的海鲜多来自东海海域的舟山群岛,如沈家门、石浦镇一带。辛苦的摊主们起早摸黑,激活食客们的味蕾,也致富着自己的生活。

卖猪肉的王姓小伙子,来自江苏连云港,已有十年的从业经历。与众不同的,在他摊位的一侧,摆满了几盆绿植和猪的模型,绿意映照在肉色里,血腥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姿态,仿佛看到生命的复活,他的摊位蓦然从一排猪肉摊位中跳跃开来。吸引顾客眼球的还有小伙子温暖的笑和热情的招呼,于是,似乎他的摊位前总是挤满了人群。

这个小小的菜场,由匆匆的买者和坚守的卖者组成,构成了社会最底层和最基本的现场。在买卖的吆喝声中,在讨价还价之中,这小小世界也饱含大千世界的百变人生。时代的进程中,各行各业也随之发展,引路前行的一定是那些有心和用心之人。无论是卖河鲜的老李,还是用绿植装扮摊位的小王,或者是刚入道的卖牛肉的小D,他们都用坚守、求新和勤劳创造着自己的生活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辛劳,提供多彩的食材,才保证了我们城市烟火的生生不息和风味更新。

滚滚红尘中,人们用食物感知世界,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。蒙山菜场热闹依旧,人们穿行其间,像过客,也像主人。

宁夏小记(二)

□赵华荣

我的小木屋

每天夜幕降临,在寒风中回到农民宿舍,我便一头钻进我的小木屋,也其乐融融。

小木屋很简陋,临时搭建在房间走廊上的一角,是同伴们自力更生用木板隔墙,做扇木门挡风即成。虽然它只有6个平方,放张床和办公桌就转不过身来,但它却是我远在他乡的快乐天堂。它不仅是我生活的栖身之地,更是我回味和体验人生的小屋。

小木屋四周静悄悄的,没有路灯,没有都市里灯红酒绿,始终是漆黑一片,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闪着永不磨灭的光芒,亮在我心底。

刚住进小木屋,孤独的我那是那么的无奈,头几天一夜难眠,早早上床躺在被窝里傻傻的,心情极难以平静。慢慢地我习惯了,习惯了粗茶淡饭,习惯了面对现实,更学会了平静,平静对待生活,平静调节心态。我告诉自己,这不是在大都市的上海,这是大西北的小镇,这是磨炼人的地方,人一旦到了这境界,就会悟得许多道理;而这些道理非一般人所拥有,没有小木屋的经历,难以会珍惜在上海的生活感觉。

时间一长,每晚当我疲倦不堪回到小木屋时,不知为什么,身居其中就有一种浑身轻松的感觉。有时聆听着窗外大西北特有的风声,我的思索四处飞舞,写作的灵感会喷泉而出,感受到许多人生真谛。

虽然小木屋里没有电视机,没有收音机,更没有时尚的电器设备,但我把它当作修身养性之处,因为它能令人耐得住寂寞,因为它能磨练

凡人的意志,因为它让人懂得什么是淡泊和安静的生活。

虽然小木屋里没有豪华的家具,没有流行的装饰;但它更没有人之间纷争留下的阴影,没有私欲横流,没有不顺心,没有喧哗,生活是那么的简单,一切是那么的安静和平和。胜如回家的感觉,躺在小床上,舒展身躯,闭上眼睛,心情永远是那么的快乐,开朗。

望着小木屋的木板墙,我的思绪时常穿越时空,没有人会打扰你,孩提时,少年时,中年时许许多多的故事再次出现在脑海中,不管好的坏的都在扣心自问,都在考量自己,都在净化着自己的心灵。

人也许年过半百,饱经沧桑,历经坎坷,生活有了阅历,会其善地反省往事思考人生。人的一生总在忙忙碌碌中执着地追求,有的不断地犯错事不如意还一意孤行,有的却在挫折中渐渐醒悟重新面对现实,有的事业有成辉煌人生而洋洋得意,有的平平淡淡守着家人而快乐过着每一天;人的生活轨迹不同,但不管何人,一旦体验过小木屋的生活,就会有新的感悟。人,活一世,再苦再累为何?吃尽山珍海味享受人间豪华又如何,365天只需一日三餐,高楼大厦只睡陋室一床。只要平安,家人平安,爱人平安,儿女平安,朋友平安,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如今我已回到了上海,虽已过去多年,但简陋而平淡的小木屋,教会了我如何对待生活,如何珍惜生活,这段经历将永远留在我记忆深处,永远留给我美好的回忆。(全文完)

小英(三)

□范建生

兴许她感到了歉意,过一会儿她又进来了,我坐在床头看书,她站在床尾,两手扶着床档,用那种含情脉脉以及略表歉意的眼光看着我。那眼光是很让我心动和感动的。以前在无人时,她也给过我这样的目光。我会想入非非一阵,但我不想把内心的表情暴露给她,于是会假装随意地从床上拿起一张报或一本书看,书和报像是一堵墙阻挡了我们情感之线的来往。现在我仍像前几次那样佯装不懂,只是看自己的书,什么也不做表示。小英也是聪明人,她很快换了一种亲切随和的目光跟我聊起天来,甚至拿过我手中的书,装模作样地翻了几页。她走后,我的心松弛下来,但不知怎地又生出了怅然若失的感觉。其实我可以不让她失望而归的,我可以跟她对对眼,也用那种含情脉脉地眼光死盯住她,直到四目之间燃起一团烈焰。至少我也可以借此开些玩笑。可是当她有了动真格的欲念时,我能够顺流而下吗?五十多岁的人了,且有病在身。我还会再让什么来扰乱心神吗?

住在心身科病房,如果不需要挂水,如果晚上再能睡好觉,白天的日子应该说是很清闲舒适的。最初的时候,大家没事干,就是一天三顿眼巴巴地等饭吃。放下饭碗后又开始为打发时光而发愁。渐渐地大家相互间熟悉了,于是开始相互串门,聊天、打牌、看电视。有时一帮子人穿了病号服,从这幢楼跑到那幢楼,从这条走廊窜到那条走廊。医院附近有个公园,还有个花鸟奇石市场,大家是去了又去,玩了又玩。以致那些笼子里的鹦鹉见到我们就嘈嘈:又来了!看,又来了!

在诸多活动中,打牌是件令人兴奋且容易消磨时间的活动。我们打牌规矩与人家不同,比如说:发现自己出错了牌,尽管人家的牌也跟着下来了,你仍可以拿回来换出新的牌。我们说,以前最痛苦的事是感觉自己老是要做错事,而一旦做错了事,任你哭天喊地、叫爹叫娘,就是只有后悔而没有改正的机会。现在我们脑子有病可以不遵守“落子无悔”的条约,什么事做错了都可以重新来过,从而不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类的话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

有一次,发牌的小韩刚发完牌就被人喊了出去,我们几个连忙拿了自己的小牌去换他的大牌。我们安慰自己说,脑子有病的人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。过一会儿,小韩回来了,他一点也没发现我们已做了手脚,坐在那儿自顾自地理牌。我们偷偷地笑,最后一名肯定非他莫属了。但最终结果是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因为我们换给他的小牌成就了两颗炸弹,把我们炸得目瞪口呆瞬间崩溃。等到我们感觉后悔时这副牌已经打完,没法重新再来,即使重来也没了意义。于是我深深地意识到:生活的逻辑到底还是过去了就过去了,你无法再回到先前那一刻去。将来自己是个啥样子我们无法知道。我们只能活在当下,只能凭当下的感觉、能力做事,错就错,对就对,生就生,死就死,我们不要去多想,随遇而安,这样才能减少我们心灵的焦虑忧郁和痛苦。

我们打牌时,小英有时会在旁边看。有时三缺一,我们也会让小英顶替上来打上一阵子。我们说,我们三个人脑子是有毛病的,你就是正常人,你不能输给我们的,你输了说明你的脑子也是有毛病的。果然她上来就打赢了我们,乐得她手舞足蹈,雅克西、雅克西地唱起新疆民歌来。我们全都笑了,说是不发神经,她倒发起神经来了。

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边打牌边跟她聊天,她说她的家乡在安徽琅琊山地区,她家有三室一厅的住房,楼下是个大的集贸市场。男人在工商所工作,她则在这个集贸

市场做会计,一天只要干三四小时的活,很舒服的。当时在家乡是管人,现在是被人管。我们说,既然家乡这么好,为什么还要出来打工呢?她一皱眉说,我老公到上海来了,后来儿子也来了,剩下我一个呆在家里有啥意思?这时他们也叫我来,说上海容易挣钱,并已经给我找好了工作,挺好的。结果是保洁工,妈拉个B。王平说,好,你骂人,要揍你两个嘴巴子了。我也插话说,你不想当保洁工,但你干活很认真的,地板拖干净了还要蹲下身子检查,实际上不必要的。小英说,我们这种人嘛,要么不做,做了就要认认真真去做。王平说,所以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喜欢你。不过这样蹲着检查太累了,最好给你配个长柄的显微境,像扫雷一样慢慢地看过去。小英说,这有点像鬼子进村了。接着她嘴里又哼起了《地道战》里的音乐。王平说,这个电影你看过?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!那时用百万倍的放大镜在你娘肚子里也找不到你,你竟然还能哼出那时的曲子?小英说,那时你也不过是刚刚找到妈妈的的小蝌蚪,有什么资格说人家?两人争着,众人乐着。

当我们整天这样寻欢作乐、惹事生非时,实际上离开我们出院的日子也近了。一个星期内,我们几个先后都假出院在家住了两天,然后回来再住上两天准备办出院手续。那天下午两点后我回到医院乘电梯上楼,出电梯后本来我准备转向东面进自己病房的,踏进走廊后无意中往西一看,见到小英正向那边走去。西面走廊尽头处有个夹弄,我估计夹弄里面有她的休息室。我的好奇心突然上来了,想去看看她的休息室究竟什么样子。我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。果然在夹弄里她推开一扇灰色的小门走了进去。到了门口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,未等她回应就推门进去了。此刻她正背对着我,拿起一个茶杯要喝水,听到响声回身一看,立即显出惊慌之色问道,你来干什么?我刚想回答但立即像触电似地呆在那儿不会动了。这是一个脱掉绿色工作服的小英,她穿一件贴身的淡花格子衬衫,个子不高,但是那样地匀称苗条,特别是那高耸的乳房又恰到好处把她衬托得分外妖娆、美丽、性感。像是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说出,怪不得你要我老婆进行平改坡工程!她吓一跳,秀气地一笑,秀才,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个啊?我傻傻地笑着,我怎么会说出这么傻的话?此时,她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,并且越来越黑,越来越亮,我怕她的目光会在我的身上燃起一片大火,赶紧离开了她。但回到病房后又被一种后悔的情绪缠绕了很久。

终于我与王平等几个出院了。小英与我们告别时说,你们走了我会感到很寂寞的,以后有机会要来看看我的。王平说,我们会来的,只要我们想到这段生活就会想到你。小英又含笑且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,假如你们以后到琅琊山旅游,特别秀才要搞长篇创作什么的,问我来拿钥匙。我可以把空房子让出来给你们住的。我则开玩笑笑道,在这里你老是说上床、上床,结果没人跟你上过,到了琅琊山你一定要陪我们一次的。她说,好啊,如果你秀才来,我一定让你如愿。这个小英,真是鬼得很,弄得我不曾喝酒却已经是晕晕乎乎地了。

(全文完)

